

開國元勳故里行 2

周恩來

江蘇省淮安市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後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

◀周恩來紀念館鳥瞰 (周恩來紀念地管理局提供)



▲周恩來 1973 年 8 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 (資料圖片)

平定水患 淮水安瀾

駙馬巷走出開國總理

「襟吳帶楚客多遊，壯麗東南第一州。」這是曾主持《永樂大典》修纂的明朝傳奇人物姚廣孝的一句詩句，說的便是開國總理周恩來的故鄉淮安。淮安古城（今淮安市楚州區）著名的總督漕運院遺址一側，有一條古樸的小巷，名曰駙馬巷。1898 年 3 月 5 日，周恩來便誕生於巷內的一幢普通民居裡。

圖、文：本報記者 賀鵬飛



▼位於江蘇省淮安市的周恩來故居

沿着狹長的駙馬巷向裡走，兩邊滿是仿古的店舖，店家熱情地兜售與周恩來有關的紀念品和淮安土產，吸引了不少遊客駐足選購。小餐館也打出正宗淮揚菜的旗號，門口的服務員還不忘提醒遊客，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結束後招待中外賓客的「開國第一宴」就是選用總理故鄉的淮揚菜。巷子中部有一處具有典型明清時期蘇北民居風格的門戶，並不大的門楣上懸掛着鄧小平題寫的「周恩來同志故居」牌匾，一大群遊客正在排隊等待拍照留念。

念念不忘故居水井

如今的周恩來故居雖然幾經修繕，但基本上保持原有格局。風物依舊，不見故人，不過透過這裡的一景一物，依然可以感知偉人幼時的生活軌跡。

進入故居，不遠處便是周恩來童年讀書的地方。屋內古舊的書桌上依然擺放着他讀書習字時用過的文房四寶，記者腦中不禁印出拖着辮子的小恩來搖首吟哦的景象。書房牆上掛着被周家尊為始祖的宋代理學大師敦頤的千古名作《愛蓮說》，兩旁對聯「未熟黃梁彈指光陰無價，無欺暗室居心忠厚即神仙」昭示着周家的傳統家風。由書房向西穿過一扇門便是周恩來誕生的房屋，屋內布置十分簡樸，桌椅上方陳列有周恩來父母的畫像。房屋對面的牆上，是 1984 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前來瞻仰時題寫的「全黨楷模」紅色牌匾。

故居院中的一口水井尤為引人注目，井欄上一道道深深的繩索痕跡顯示出歲月滄桑，井水依然清澈見底。幾名前來參觀的遊客好奇地拿起旁邊的小木桶打一桶水，感受一下總理幼時的生活。

親手種植「一品梅」

周恩來幼時會經常和乳母一起從這口水井打水來飲用洗漱和澆瓜澆菜，直到數十年後仍然對此念念不忘。1960 年已經官居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來自淮安的官員時，就特別問到故居裡的一口水井是否還在，並向在場人員介紹說，淮安的地下水位很高，吊桶只要繫上「廣把長」（成人兩臂平伸時長度）的繩子，就能把水打上來。



▲ 1898 年 3 月 5 日，周恩來就誕生於這間房內，牆壁上為其父母的畫像



▲周恩來童年讀書的書桌



▲周恩來童年時種植的一株臘梅

▶周恩來紀念館內的銅像

蓄泄兼籌 根治水患

位於淮河流域中下游的淮安因河而名，因河而興，卻也長期飽受水患之苦，「淮水安瀾」成為當地百姓世世代代夢寐以求的理想。直到從淮安土地上走出的周恩來主持治淮大計後，這一延續千年的夢想方照進現實。

盛夏時節，記者來到淮安。站在淮河岸邊眺視河水東流，往來運輸貨物的船隻川流不息，船家們相互熱情地打着招呼，馬達與汽笛聲此起彼伏。兩岸一望無際的田地裡，綠油油的莊稼正在生長着，又快迎來一個豐收的季節。

陪同記者採訪的當地人士有感而言，在以往淮河氾濫的年份，這樣平靜祥和的場景真是很難想像。歷史上黃河奪淮，淮水宣泄不暢，水旱災害頻繁發生，淮安與其他沿淮地區一樣飽受水患之苦，「淮水氾濫，陸地行舟，大旱來臨，井泉枯竭，田無麥禾，野無青草」之類的描述在縣志中常有所見。出於對「淮水安瀾」的企盼，統治者將這裡的地名更改為「淮安」，並在城區中心建造了「鎮淮樓」，借此「震盪淮水，保一方安瀾」。

83 天打通入海通道

生於淮安的周恩來對淮河水患有切身之痛。研究周恩來的著名專家、江蘇省周恩來研究會常務理事暨專家學術委員會委員秦九鳳介紹說，光緒 32 年（1906 年）和宣統元年（1909 年）淮河兩次氾濫，整個蘇北一片汪洋，淮安城頭上幾乎可以行船，當地數十萬百姓不得不背井離鄉四處逃荒，死傷者不計其數。年幼的周恩來也隨家人一起，逃到別處避難。

這一經歷在周恩來腦海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記，對他成為總理之後的治國思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72 年 11 月，他在長江葛洲壩工程匯報會上意味深長地說：「二十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上天，一個水利。這是關係人民生命的大事，我雖是外行，也要抓。」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但淮河流域於 1949 年和 1950 年接連爆發水災，沿淮地區損失慘重。新生的共產黨政權意識到根治淮河水患的緊迫性，1950 年 8 至 9 月，身為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召開了長達 20 餘天的治淮會議，最終提出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針，

並作出淮河上游以蓄洪發展水利為長遠目標、中游蓄泄並重、下游則開闢入海水道的重大決策，新中國的治淮工程由此拉开序幕。

根據周恩來的決策部署，從 1951 年冬到 1952 年春，蘇北 130 萬軍民投入治淮工程，以 83 個晴天的驚人速度，開挖出一條長達 169 公里的蘇北灌溉總渠，為淮河幹流打通了第一條入海通道。

挖渠灌溉發電能賣錢

蘇北灌溉總渠有一半以上都在淮安境內，使困擾淮安千年的水患初步得到有效防治。此後，淮安及沿淮地區又先後興建了大量水利配套工程，不僅達到了防汛的目的，還具有灌溉、排澇、發電、通航等眾多功能，對淮安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周恩來領導和過問下完成的，即使是 2003 年才建成的淮河入海水道等重要工程，也早在周恩來生前就做出了決策部署。

因此，秦九鳳認為，周恩來一生嚴於律己，從未因為自己位高權重而給予故鄉淮安一些特殊的優惠政策或資金扶持，但是這並不代表他不熱愛自己的故鄉。實際上，周恩來是將對故鄉的熱愛融入到全國大局當中，治理淮河水患就是明顯的例證。

直到今天，蘇北灌溉總渠及其他眾多治淮工程仍在發揮巨大效用。淮安的農業由此得以持續穩定發展，成為全國聞名的綠色農副產品產銷基地，農民收入逐年遞增。同時，水運交通的便利帶動了工商業的發展，並成為吸引外來投資者的重要砝碼，城市由此而興盛繁榮。



▲周恩來念念不忘的水井

除駙馬巷故居外，位於淮安清江浦的周恩來童年讀書舊址也保存完好。周恩來六至九歲時曾在此讀書生活，院中的一株根繁葉茂的臘梅正是他當年親手種植澆培，至今已逾百年。淮安百姓習慣稱之為「一品梅」，以「花中一品」寓意總理「官至一品、德官至一品、人官至一品」。每逢冬季，滿院的臘梅爭相綻放，花香四溢，吸引大批遊客慕名前來。與駙馬巷故居和童年讀書舊址的古樸典雅相比，1992 年建成開放的周恩來紀念館則呈現出莊嚴隆重的現代氣象。紀念館位於淮安桃花垠一個三面環水的湖心半島上，由兩組氣勢恢宏的紀念建築群、一個紀念島、三個人工湖和環湖四周的綠地所組成，每處建築都寓含深意。其中陳列了總理的諸多遺物及紀念性物品，並以音像、圖片展覽等形式再現了其波瀾壯闊的一生。紀念館廣場上碩大的周恩來銅像神態栩栩如生，眼神親切而深邃，彷彿正在深情凝視故鄉的每一個細小變化。

淮安發展的「金名片」

周恩來紀念地管理局宣傳處處長張秋兵說，自從 1979 年周恩來故居率先對外開放以來，淮安周恩來紀念景區已吸引近一萬人次中外遊客前來瞻仰參觀，其中包括胡耀邦、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共歷代領導人和眾多國際友人。特別是 2008 年 5 月 1 日紀念景區全部實行免費開放後，遊客人數更是大幅增加，一年內遊客總數達到 150 萬人次，比免費開放前增加了 55%。每逢總理誕辰或逝世等重要紀念日，前來瞻仰參觀和舉行紀念活動的遊客更是絡繹不絕。

周恩來早已成為淮安的「金名片」，無論是招商引資，還是旅遊推廣，當地官員總不忘說上一句，淮安是一代偉人周恩來的故鄉。而很多投資商特別是僑居海外的華商前來淮安投資考察時，也不忘到周恩來紀念景區瞻仰參觀一番。不少投資商直言，對周恩來的敬仰與崇敬正是他們投資淮安的重要原因。如今的淮安早已不是周恩來記憶當中的模樣了，寬闊的道路上車水馬龍，繁華的店鋪鱗次櫛比，不停閃爍的霓虹燈映照出這座古城的現代化氣息。假如總理在世，也肯定不認識自己的故鄉了。

空中盤旋 俯瞰故鄉

自從 12 歲小離家，周恩來再也沒有踏足淮安半步。不過內心深處的故園情懷卻始終揮之不去。

周恩來的秘書王伏林會回憶道，總理離開淮安後，雖然沒有回過一次，但他經常思念淮安，思念家鄉。1959 年 1 月，他從廣州飛回北京，快到淮安上空時，特意走到駕駛艙中，從飛機上俯瞰淮安。當時駕駛員降低了飛行高度，在淮安上空盤旋了三圈。返回座位後，總理一言未發，陷入沉思。後來，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淮安的變化不大，大運河、（文峰）寶塔、鎮淮樓都還在，只有南門大街好像變寬了。」

次年在北京接見來自淮安的官員時，周恩來不無感慨地說道：「我很想回去看看，從十二歲離開淮安，到今天整整五十年了。」

《念娘文》感人至深

故鄉的一景一物，始終縈繞在周恩來心頭。1958 年當時的淮安縣副縣長王汝祥進京向周恩來匯報工作時，周恩來深情地回憶起幼時曾經和母親或小夥伴們一起去過的鎮淮樓、文通塔、文渠、勺湖、蕭湖、月湖、東嶽廟、漂池……



▲周恩來祖塋地紀念碑 (周恩來紀念地管理局提供)

最令周恩來牽掛的，還是安葬於故鄉的兩位母親。

周恩來的生母萬氏和嗣母陳氏 1907 年先後染上肺結核而去世，當時年僅九歲的周恩來一年之內接連失去兩位母親，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建國之初的 1950 年，他曾經回憶道：「1946 年，我在南京。南京離淮安只有三百餘華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為淮安還有我兩個母親的墳。」

周恩來的生母萬氏和嗣母陳氏兩位母親葬於其故居兩公里外的祖塋地，這裡同時也是他祖父母和嗣父周貽淦等親人的墓地。1918 年 1 月 2 日，選在日本留學的周恩來寫下了一篇感人的日記《念娘文》：「我把帶來的母親（指嗣母陳氏）親筆寫好的詩本，打開來念了幾遍，焚好了香，靜坐了一會兒，覺得心裡非常的難受，那眼淚忍不住要流下來。計算母親寫詩的年月，離現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時候母親才十五歲，還在外婆家呢。想起來時光容易，墨跡還有，母親去世已整整十年，不知還想着有我這兒子沒有。」